歷史與空間

千萬不要回到宋朝去

■龔敏迪

陳寅恪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於是就有人願意回到宋朝去了，以為宋代最繁榮，人們的幸福指數也最高。

但這完全是兩碼事，即便有安古斯麥迪森這樣的人測算宋朝的人口增加了百分之八十，超過了唐朝；國家人均生產總值從450美元增長到了600美元，遠超歐洲的發展水平；都城開封的畸形繁華，形成了歷史上第一個不夜城，宋朝民眾仍然不可能幸福。那時定州巨富何名遠者甚至「家有綾機五百張」，這也並非「資本主義的萌芽」，原因是他「主官中三驛，每於驛邊起居停商，專以襲胡為業。」

權力面前難言正義，不做官、不違法是不可能如此富起來的。宋朝對外無尊嚴地花大筆「歲貢」以圖苟安，對內養大量冗官做支持政權的基礎力量，又把大量遊手刁民養在軍隊成冗兵，以圖消弭反抗的力量。於是，普通民眾的負擔可想而知，叫他們怎麼幸福得不起來？

也許有人會羨慕宋朝的聲色之娛，《西湖佳話》說：「唐朝的法網甚寬，凡是官府到任，宴會飲酒，俱有官妓承應。」隸屬於劍南西川節度使府的薛濤就是其一。一般認為官妓始於北魏，《魏書》說：「諸強盜殺人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為樂戶；其不殺人，及贓不滿五匹，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為樂戶。」北漢主劉繼元曾向宋太宗「獻官妓百餘，以賜將校」，這些人與宋朝的官妓是不同的。

《萬物原始》引用《漢武外史》的話說：「至漢武帝始置營妓，以待軍士之無妻者。」可是《漢武外史》裡並沒有這件事。官妓的「整體素質，文明水平以及政治寬容度之高」確實非宋朝莫屬。一直到南宋慈湖學派的楊簡為溫州知州，「移文首罷妓籍」，也仍然屬於非主流。

《厚德錄》說宰相王旦不以招官妓置會夜午為非，還「以不得預會為恨」，對宋真宗說：「太平無象，此其無象乎！」那是粉飾天下太平的需要！朝廷也為各級地方政府配備官妓，作為官員享樂的福利。美色的誘惑，使講究道學的趙抃也難以把持，他看上了一個叫戴杏花的四川官妓，「逼晚，使直宿老兵呼之，幾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他也明白不應該，於是「周行室中，忽高聲叫曰：『趙抃不得無禮！』旋令止之，老兵忽自幕後躍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壹個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嘗往。』」

■官妓對過往各朝代的損害甚大。 網上圖片

失去了自由的官妓們，自然也無幸福可言。著名詩人楊萬里巡歷至一郡，郡守宴之，官妓歌壹曲《賀新郎》，其中有壹句「萬里雲帆何時到？」，楊萬里開玩笑說了一句：「萬里昨日到。」郡守就將此妓投入獄中；宣城守呂士隆還「好緣微罪杖營妓」。

她們渴望早日脫籍逃離，《東坡．志林》說蘇東坡在錢塘判官妓九尾狐脫籍從良，另一個周韶「色技超絕，為壹郡之冠，亦援此例。子瞻惜其去，遂判云：『敦召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請宜不允。』」

後來蘇頌到杭州，知州陳襄設宴招待，周韶按蘇頌之意，以籠中白鸚鵡自比賦詩：「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當時周韶正逢死了親人，使「一座嗟嘆，遂落籍」。

蘇東坡與官妓多有交往，連去見大通禪師也攜妓而往，不僅禪師慍形於色，也受到時人的詬病，黃徹的《碧溪詩話》就批評他：「大抵淫樂之語多於撫養之語耳。夫子稱未見好德如好色，而傷之曰已矣乎。」晏殊也曾把舵泛舟湖中，幕客王琪、張亢操篙。王琪對他的攜官妓不以為然，「至橋下，故使船觸柱而橫，厲聲曰：『晏梢使舵不正也！』」

《清波雜志》載：「榷酤創始於漢，至今賴以佐國用。群飲者惟恐其飲不多，而課不羨也……州縣刑獄，與夫淫亂殺傷，皆因酒而致，甚至設法集妓女以誘其來，尤為害教。」這就是所謂的富裕！王安石變法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解決財政困局，發放了收取二成利息的「青苗錢」，可是官員們立即在酒庫設法賣酒，殺雞取卵，還利用官妓引誘這些可憐的百姓。

極端的重文輕武，導致「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保家衛國的軍人也不會幸福。歷史上著名貪官集中出現在宋朝，正直的士大夫也不會幸福，連皇帝也要金人冊封……而一次次的改革，都以失敗告終。

所有的這些不幸福，導致知識階層的思考，出現了理學、心學等不同的學派。好在重文輕武形成了畸形發達的讀書人群體，印刷術也大為發達，這才是陳寅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的本意。切不可被誤導，以為生活在宋朝，就幸福得妙不可言了。

字裡行間

■黃仲鳴

楊絳的《小癩子》

104歲，是高壽，楊絳知不知道自己能活到這歲數呢？1997年，她的獨女錢瑗去世，翌年錢鍾書也走了，就只剩下她一個人，「撐」了這麼多年，她也走了。

「我們仨」在天上再相聚。走前，她完成了整理錢鍾書的手稿，寫了《我們仨》。錢鍾書說她是「最賢的妻，最才的女」，我認為應補上一句：「最慈的母。」

楊絳有語言天才，不輸乃夫，年輕時她已通曉英法語，並曾自學德語。為了翻譯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刻苦習西班牙語，完成後被公認為翻譯佳作。我沒看過，反而看了她的《小癩子》。

多年前，我研究《蝦球傳》，並將之視為「癩子小說」。癩子小說也叫流浪漢小說、畢加羅小說。譚國根說：「Picaresque novel一般譯作流浪漢體小說，但Picaro並不單是流浪漢，甚至有時是不流浪的。音譯作畢加羅小說，以示西方文類也無不可。」

但最後，譚國根棄「流浪漢」，棄「畢加羅」，而採「癩子」。流浪漢小說的原型，出自西班牙佚名於1554年寫的《托瑪斯河的小拉撒路的一生》。上世紀七十年代，楊絳將它譯作《小癩子》。她在〈譯後記〉中說：「我們所謂癩子，並不僅指皮膚上生癩瘡的人，也泛指一切流氓光棍。我國殘唐五代時就有『癩子』這個名稱，指『無賴』而說；還有古典小說像《儒林外史》和《紅樓夢》裡的潑皮無賴，每叫做『喇子』或『辣子』，跟『癩子』是一音之轉，和拉撒路這字義相同，所以譯作『小癩子』。」

「癩子小說」這名稱，就是來自楊絳的「發明」，我據此而驗證《蝦球傳》是否「癩子小說」。

這是我和楊絳的「因緣」，我不認識她。她的《小癩子》在她所有的翻譯作品中，我讀得最深和最得益的一部。於今她走了，此間報上只提她的《堂吉訶德》、《我們仨》、《洗澡》、《幹校六記》、《將飲茶》等作品，卻沒提《小癩子》。

《小癩子》的主角叫拉撒路，小說以書信敘述自己一生的經歷，先給瞎眼叫化領路，後來又充當教士、侍從、修士、兜售免罪符的人、神父、公差的傭人和幫手，挨飢抵餓，受盡折磨，為了生存學會怎樣在困苦環境中保護自己，詐騙、偷竊，無所不用其極。

楊絳說十六世紀的西班牙文壇是這樣的：「當時文壇盛行英雄美人的傳奇，渲染無敵的勇士，無雙的佳人，崇高的品德，深摯的愛情等等……到六十年代(指十六世紀)末期，繼騎士小說而盛行的是田園小說……《小癩子》不寫傳奇式的英雄美人，不寫田園中的牧童牧女，而寫一個至卑極賤的窮苦孩子。」

因此，《小癩子》是部獨特的小說。

《堂吉訶德》是騎士小說的「異類」，《小癩子》則是原創的。出世後，這類小說蔚然成風尚，各國作家競從，形成一股「流浪漢小說」風潮。楊絳賦以新譯名，我們怎可忽視？

■《小癩子》是楊絳一部不容忽視的譯作。 作者提供

詩詞偶拾

光暗

跨越了陰暗路徑
享受片刻的安寧
迎接光明
照亮生命
溫暖了微寒心靈

寂靜
回首卻瞥見黑影
在身後延伸不停
聞得風聲
難以辨認
朦朧掉一切風景

遽然清醒
光暗並存於眼睛
無須吃驚

■星池

來鴻

人性的光輝

■蒲繼剛

納粹德國的軍隊，可說是殘暴與無人性的代名詞。

不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1942年9月12日的大海上，一艘德國海軍潛艇的艇長哈爾騰斯泰因上尉，因營救落水的敵人、婦女和兒童而使自己身上閃現了人性的光輝，給歷史留下精彩的一頁。下面我們來了解一下事情的經過。

1942年9月12日，英國軍事運輸船「拉科尼亞」號從埃及駛往英國，由於沒有護航艦艇，在入夜時分，船上突然傳來可怕的響聲，船身猛烈搖晃，接着發生劇烈爆炸。原來，該船被德國U-156潛艇發射的兩枚魚雷擊中。船上的人們開始恐慌，許多人試圖登上救生艇，運輸船上被關押的意大利戰俘也在大聲呼救。德國U-156潛艇的艇長哈爾騰斯泰因上尉，從聲吶中聽到意大利人的哭喊，還以為魚雷擊中滿載德國盟友的船隻。接着，他又看到倖存者中有不少婦女和兒童。

我不知道作為潛艇艇長的哈爾騰斯泰因上尉，當時猶豫了沒有？知不知道浮上水面去救人，他的命運是什麼？會不會遭受敵方的攻擊？但在那一瞬間，哈爾騰斯泰因做出一個驚人決定：下令營救一切落水者。可以說，就在那一瞬間，哈爾騰斯泰因身上的人性，戰勝了納粹德國軍人的獸性。

哈爾騰斯泰因艇長在救起第一批倖存者後，就向德軍指揮部發報，告知艇上有意大利戰俘，請求指示。這份請示，無疑給德國潛艇部隊司令卡爾鄧尼茨海軍元帥出了個難題，不過鄧尼茨海軍元帥最終還是下令出事地點水域的另外兩艘德國潛艇趕去救援。此時的哈爾騰斯泰因明白，盟軍艦艇或飛機很可能會盯上自己這艘潛艇進行攻擊，但人性中的光輝一旦閃現，他便不顧一切，並用自己的生命去營救另外一群人的生命。

為了這些倖存者能逃過一劫，哈爾騰斯泰因最終做出一個更大膽的決定：在9月13日清晨先後兩次用明碼發出無線電報：「如果有船隻幫助被擊沉的「拉科尼亞」號倖存者，我方不會攻擊，前提是我方沒有遭到潛艇或飛機的攻擊，我方已經救起193名倖存者。」哈爾騰斯泰因艇長還把被擊沉的艦艇所在位置的坐標發了出去，並以「德國潛艇」四個字結尾。

截止9月14日，U-156號竟救起了260名倖存者！其中英國人和意大利人幾乎是一半一半。德國潛艇U-506號於9月14日趕到，參與救援。德國潛艇U-507號也於9月15日趕到，參與救援……

我在這裡無意渲染納粹德國軍人的人性，而納粹德國的軍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可以說是臭名昭著，因為被納粹思想洗腦，他們身上充滿了納粹宣揚的金髮碧眼雅利安人是這世上最優秀的主宰種族的思想，是可以隨意主宰和欺壓別的人種的最優秀的民族。他們身上更是充滿獸性，在戰場上與佔領區屠殺百姓、濫殺無辜，令人髮指的事情可以說是比比皆是。

然而，在最關鍵的時刻，在充滿生與死的較量中，哈爾騰斯泰因身上人性的光輝戰勝了獸性，更是超越了人性的弱點。我們講，這種人性的光輝，將超越一切種族、黨派、主義、理想、利益等等，因為它是人類身上最偉大的光芒。人之所以為人，就是因為他脫離了獸性，充滿悲天憫人的情懷，在自己同類遭受苦難的時刻(即使在上一刻時間還相互為敵)，能挺身而出，出手相救。

雖然作為一位軍人，天職就是服從；在戰場上，就是殺敵。而作為一位納粹德國的軍人，哈爾騰斯泰因肯定要被納粹思想所浸淫，但在關鍵時刻，哈爾騰斯泰因摒棄納粹思想，放棄殺人。我們講，哈爾騰斯泰因最終昇華了自己，在人類戰爭史上立下了一座不朽的豐碑。

哈爾騰斯泰因更為後來的軍人樹立一個榜樣。在對待殺戮與人性，你選擇什麼？

遊蹤

■俞慧軍

雪山雄鷹

茫茫無際的雪域，簡直就像如來佛的手掌，任你怎麼走也走不出。

當我們乘坐的越野吉普車爬過又一座山峰時，已是斜陽西掛了。走在前面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公安局的開道車，終於在一幢二層樓房前停住，司機兼嚮導用嘶啞的嗓音宣佈：今晚就在這歇腳，明天一早，翻越海拔4,800米的卓達拉山「無人區」。

天邊的夕陽漸漸地鋪展開來，殷紅殷紅的，如流淌的血。那是何等壯觀！初秋的夕陽下，我與雪域高原旁那片綠色的草甸對峙着。在這荒無人煙之地，竟有如此美麗的草甸；草甸中間是一泓碧藍色的湖泊。夕陽的點點金光灑在寧靜的湖面上，變幻着赤、橙、黃、綠、青、藍、紫的繽紛色彩。此刻我隨同伴們徜徉在這片神奇而迷人的草甸上，忽然，靜籟的草甸沸騰起來，與我同行的嚮導大聲叫道：「你們快聽，好像有聲音！」

大家趕緊停住腳步，凝神靜聽，判斷出聲音是從湖泊西邊的一個山峰後傳來的，頗似涓涓流水聲。嚮導一躍而起，飛快奔跑：「那邊可能是雪山瀑布，快跑！」果然，左邊那高高的山峰下呈現給我們的是一幅十分壯麗的景觀：一條從天際掛下的冰川在夕陽下融成了一泓細密的瀑布，順山勢而傾，猶如天女散花，蔚為壯觀。據嚮導講，這是百年一遇的奇觀，人們一般很難見過雪域的山川裡有如此美妙的瀑布，這可能與氣候的變暖有關。大家瘋了似地湧向瀑布邊……

夕陽西沉，湖泊東邊那一片綠色如茵的森林生機盎然，湖畔開滿了各種芬芳的野花。我們躺在花叢中，心房貼近這雪域之綠洲，彷彿心律與之同頻共振。山谷裡，飄來縷縷帶着雪域高原氣息的涼風，山澗中，傳來一曲曲泉水的淺唱。我們的心裡舒服極了、寧靜極了，煩惱和疲憊全都消失在這無邊的靜謐之中。

暮色之中，忽然從茂密的森林中傳來一陣生命的顫音，嚮導帶着我們向發出聲響的地方迅跑，只見兩個渾圓的黑影騰空而起，可又突然滑落在草甸上，這才發現是兩隻受了重傷的山鷹。「這就是我們在藏族民歌裡常聽到的雪山雄鷹。」嚮導告訴我們。

我們的吆喝聲把山鷹驚嚇得誠惶誠恐。山鷹再一次竄上天空，飛得越來越沉重，更多的時間是撐着雙翅滑行。偶爾撲騰兩下，也有氣無力，山鷹淒涼地鳴叫着，像嬰兒的啼哭聲，音調悲壯。嚮導一個勁兒猛追山鷹，兩隻山鷹終於在漫長的追趕下，跌跌撞撞地撲到了草甸上。另外兩個嚮導也跳下吉普車助陣捕捉，山鷹扇着翅膀拚命地逃竄，但是，飛起一人多高，又落下了去，一邊移動兩桿粗壯的長足，一邊扇動疲軟的翅膀，急急亂亂地躲閃着我們。

我們終於把山鷹捉到了，用繩束了腳，放進車內。我想：天空其實並不是山鷹的家。山鷹可以在藍天裡飛翔，可是最後終於要回歸到雪域高山上做更長時間的歇憩。那麼，雪山其實才是山鷹的棲息之地。這一宿我們睡得很香很甜。

第二天凌晨，我們伴着這一對山鷹靜靜地翻越海拔4,800米的卓達拉山「無人區」。到了駐地，我們用鐵絲編了一隻籠子，把山鷹放進去。每天捉許多叫不上名來的山蟲什麼的給牠們食用，還給山鷹足夠的雪融之水。

山鷹對這種不需奔波的安寧日子並不感興趣，總是在侷促的籠子裡轉來轉去，向着籠子外的雪域荒漠悲哀地鳴叫。那一雙原本生氣勃勃的大翅膀，一天比一天萎蔫，失去了光澤。據嚮導講，這一對山鷹是受了槍傷而離隊落伍的。山鷹是一種保護天然野森林資源的飛禽，常食各種寄生在樹木上的蟲子，是益鳥。我想，槍殺生靈的人們，也正在扼殺人類自身生存的空間。保持生態平衡，呵護家園就是珍惜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一周後的一個陰霾清晨，我隨嚮導早早起身給山鷹餵食，一幅令人震撼的景象展現在我們面前：一隻山鷹已經死去，而在烏黑的眼眶邊，清澤的淚花清晰可見。我肅然無語。

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我悄悄地把另一隻山鷹放飛了。

孤獨的山鷹撲扇着被禁飛多日的翅膀，亢奮地飛上九天，體味着業已生疏的飛翔感覺。我木立在雪域草甸東邊那條古道旁，仰頭呆望，嚮導開着吉普車來了，他跳下車喊道：「嗨！好不容易捉到的，怎麼放啦？」我淡淡地笑了一下。

「朋友，你怎麼啦？」嚮導還在問我，我不知道。

我確實不知道，我只是想山鷹不能永遠飄忽在空中，但也不能永遠禁錮在籠中。

這時，我隱約看到，雪域與藍天之間，有一片吉祥的彩雲。